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五百七十三號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另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本埠每月加二角 日本同 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其一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 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每格洋二元 新聞中縫一分三段 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 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每半格價又減半 後幅中縫照新聞中縫價減半

李涵秋 出版
李涵秋先生的小說、諸君都讀過了、他的歷史、軼事藝術、及廣陵潮書中的角色、隱射何人、諸君可曉得嗎、如其不曉得、請看天懺室出版的李涵秋專集、這部書是涵秋的好友貢少芹君著的、書中內容、有涵秋詳細的歷史、和軼事、有涵秋的詩文書畫金石真蹟、又有涵秋的最近肖像、大小鋅銅版四十餘方、更有廣陵潮的索隱、茲將全書目錄、擇尤列下、
□封面 張丹斧先生題眉及涵秋遺像、□插圖 涵秋與其弟子合影、及涵秋觀書小影、涵秋原蹟詩文稿及遺墨遺畫自鐫圖章、（均製鋅銅版）□題序 有鄭蘇戡丹斧公振叔鸞海鵬介子海鳴題序題字詩詞、（均製鋅銅版）□第一編 涵秋歷史、附涵秋著作一覽表及年譜、□第二編 涵秋藝術、插遺蹟遺墨遺畫遺詞鋅銅版二十餘面、□第三編 涵秋軼事八十餘則、□第四編 廣陵潮索隱、名多不載、●全書一厚冊、定價八角、特價六折、外埠郵費三分、▲零售處 本埠有正書局、晶報館、震亞書局、外埠揚州寄園旅社、及各省各書局、▲批發及函購處 上海北浙江路甯安坊念六號明星書局、

欲得現洋拾萬大圓請購共發百貨商店零股票
十二月初一日開籤
每股五元除得獎銀希望外仍可保存股東權利
總事務所上海民國路新開河五十五號大洋房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非獨能使合光之眼鏡補助君目力之困難且足壯尊嚴之氣象而增進時之豐采實非淺鮮也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歐州体球

席時泰醫生啓事
時泰自日本返國即任佐佐木醫院（今改名福民醫院）外科醫務及南洋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公餘之暇在藥房設立診所每日二小時迄今四載未嘗更變近因診所醫務日漸繁忙有不能兼任他職之勢祇因辭去福民蒙我師醫學博士頓宮院長允予今年陽歷年底離職惟學校教務且視明年情形再定去留自十三年一月二號起改正時間如下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四時至六時 餘時出診
診金 門診一元二角 出診五元五角
診所仍在三馬路中法藥房

起首老胡開文筆墨莊
現由休寧運到家藏極品徽墨數十種敬請文學界諸君惠臨選購餘如特製上等毯毛品及日常應用品並精選各種湖筆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上海河南路八十二號即棋盤街交通路對面本莊
經理汪惠堂謹啓
電話（中央）一八四三

中和醫院
專門科目 內科 兒科 戒煙 外科 皮膚花柳 尿道生殖 X光電科
院長 廖煥章 留日醫學士 七等嘉禾章
副院長 廖溫仁 日本京大醫學士
醫員 西醫 王恩義
特備醫病房 閘住院 便
老靶子路五十九號 電話北二一六七七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樹皮丸）此丸功能壯筋健骨補腦固精專治遺精陰虛陽痿腎虧等症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歡迎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衰老等效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驅除人身內蘊毒質專治楊梅瘡毒下疳橫痃等症 每瓶二元

唐拾義
著名久咳丸 哮喘丸
專治咳症專售咳藥醫生
上海三馬路唐拾義父子大藥房

中德醫院
德國醫學博士
德醫
西醫曹志新女士
（主治）內科 外科 婦科 產科 小兒科 花柳科 皮膚科 眼耳鼻喉科
診例地址
門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一圓
出診 下午一時至六時 六時以後五元五角
靜安寺路斜對面
施種牛痘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本院
本院有簡章請至掛號處索閱

十世儒醫林屋山人啓事
鄙人自開診以來病者踵門日盛一日後至者輒抱向隅之憾必殊歉然爰於六月初一日起門診改爲上午九點鐘至下午二點鐘出診下午四點鐘至八點鐘延長時間以免診察不周之虞此啓 寓診所法租界貝勒路廿七號天台山農寓電話西三八三一

美記華珍公司
上等白金首飾 銀鑄器 鑽石電刻屏軸 仿古盤

三百六十五天
破天荒的創舉 二元可以有 的小說書
小說流通社告白
書目函索即寄 上海二馬路石路口陶朱里內

強志堅 專門療毒醫生
淋病 新法國麥用注射液 斷根 新淋老白濁
下疳 橫痃 梅毒
診所（南林里底）

滬唯醫院
精醫新老白濁 老年花柳 骨痛梅毒橫痃下疳 俱用科法新藥 包醫速收奇效
老手無痛注射德國六〇六
專精脫肛痔 新法無痛打針不用刀割 七天全愈斷根
院址 南京路四川路朝北甯波路口
醫生 黃佐文 何炳淪 同啓

腎虧有方
林自由老醫生
專治腎虧遺精陽痿病
著涼色傷早洩艱嗣症
藥房上海三馬路會樂里

朱氏頭痛散

頭患痛 怕吃藥 嗅此散 立刻見效 買一瓶 洋兩角
上海英界英華街維新里中國國產製藥社啓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屯鎮胡開文筆莊

花柳聖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妥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上海科發藥房啓
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皮病如疥瘡癩疹癬及蚊虻蟲咬瘡瘍如臁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採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敝公司有皮病圖冊送閱欲取小冊分文不奉將券剪下寄明地址如左列書券或來取填寫本入請
索書券
請給兜安氏皮病新篇一冊（晶報剪下）
姓名
省 縣 街

兜安氏馳名藥膏

報捧場的文章

（丹翁）

我小子算個甚麼東西，自幼兒讀書不成，學了一種十八扯的調調兒，無非想在江湖上做個小熱昏糊糊口罷了，像我們揚州的各位鄉先生，那有個瞧得着我的，能數到兩隻大洋一月的窮館，拿到八隻大洋一月的校對，都算我平生得意之遭了，誰想現在，居然在上海大出風頭，因誰的力量，晶報的力量呀，晶報捧我，接着，別人也都捧我，要談我的技倆，比誰省未見得不低些，要談我的身分，我的名譽，大家憑天良說，就是各大報頂大的記者，我又比誰低些呢，晶報不但喜歡捧我這種無名小卒，就是向來鼎鼎大名的人，若被晶報一捧，也會由三十二天，升到三十三天的，不過捧本有名的，沒有捧我這無名小卒顯而易見的罷了，你們賞下昔眼光來瞧，晶報出版以來，捧大雄，捧口口，捧小隱，捧口口，捧公魯，捧口口，捧神獅，捧口口，捧笑確，一笑徵矢等等，推而至於僅僅被晶報捧過一兩次的朋友們，誰不受社會上的特別歡迎呢，眞個要抗然嚴獨鶴，嚇死周瘦鵑，傲然李涵秋，氣煞陳冷血了，哈哈，報界凡有志上進的人，都來晶報白相相呀，（按別家同業，大抵多是人捧報，不算報捧人，恐諸大記者誤會，合併聲明。）

□夜壺打翻

（阿木投稿）

北京有名夜壺張三的，不知是誰給他題了這個狹的名兒，有人說，因爲他的嘴太臭，專門講北京窰子裏的私事，有幾個姑娘恨極了他，纔給他起了這個名兒，因此夜壺張三便出了名，在潘馨航手裏，很得許多差使，和張英華最是臭逆，眞個如兄若弟，他在國務院啊，財政部啊，都得到國差使，汽車在各衙門衝出直進，王叔魯却早就不滿意他，那天裁員令擬就，還沒有下，在國務院裏，夜壺是天天到國務院，和那個秘書長很密切的，被他聽見了這個命令，送給一家通信社裏發表，北京的各報，明天一致登載，王叔魯見了很奇怪，一查之下，便查出是從夜壺裏出來，裁員的命令，還沒有發表，却先從夜壺嘴裏傳了出去，這如何使得呢，因此王叔魯等趕緊換了兩條命令，這總算那個命令，不是從夜壺傳出的命令了，

□借胡適之宣傳

（天牛）

胡適之從杭州養病回來，曾在上海耽擱好幾天，他常對人說，「晶報不知什麼意思，常常罵我，其實我以爲罵也是宣傳的一種，儘他去罵罷，」胡先生這幾句話，不像是無可奈何的話，大有贊成晶報的意思，也許是很歡迎晶報那些稱揚他的文字的，照這樣子看來，我們晶報倒大可以與胡先生合作，從此胡先生便借晶報做一個宣傳機關，晶報也借重胡先生，來做一個重要材料，兩全其美，豈不好嗎，

□捧上臺

（丹翁）

捧角，必得將角捧上了台，那麼，才算盡過捧的責任，曹錕上了台，總算吳大頭高凌霨等那些東西捧的，所以曹錕因被捧上台而捱罵，吳高那些東西，因捧人家而捱罵，都很甘心，爲什麼呢，原來大家都得着利益了，某名角到上海來上某舞台，性質却不同了，某名角固然本不在台下，而且由某舞台特地三請四邀將他請來的，這其間，絲毫用不着類於吳高那些東西的諸位，拚命用令人肉麻的一種捧法呀，一定要捧，當然就捧出反直派的人來了，譬如燕山小隱，他對於某名角，何嘗有甚麼惡感，左右不過爲着許多肉麻捧場的文字，不忍不教訓他們一頓罷了，及至他們不受教訓，回敬幾句，那麼小隱雖向來不肯輕薄，到這個時候，也就不得不把某名角的毛病，指點一二出來，給肉麻的朋友們嘗嘗滋味了，倘或再不覺悟，以下就不必談了，照這樣一看，可算從來捱罵的人，不異完全由捧他的人，間接照顧他的，我眞不知道肉麻捧角的諸位，究竟和所捧的角，有甚麼深仇大恨，一定使他體無完膚而後快，不談別的，就談書畫家某僧，無端被某公惡謔，又豈不是受了某君捧場的影響嗎，我如今對於某名角，却有一個錦囊妙計，就是敦他多望捧他的人磕上幾個頭，求求諸位勿惡作劇，就成全的大了，

□留雲瑣記

（松廬）

□大疋與大疋

袁寒雲先生將北行，日來暫居遠東旅館，朋儕過談，往往挾楹聯書簡，乞其揮寫，寒雲與酬，輒我筆狂書，頃刻盡數十紙，逆旅之侍者，亦私竊寒雲字，乃備長箋，求寒雲賜數字以爲榮寵，寒雲亦弗拒，笑許之，爲書一聯，題款稱○○大疋，書成侍者稱謝去，顧不知大疋兩字何解，適寒雲隣次，爲某省長秘書，侍者持聯叩某秘書以大疋義，某秘書曰，大疋者大疋也，大疋者，卽西崑之謂也，此乃袁二公子用典，爾輩不知也，侍者大慚悵而退，至今不知此秘書是否眞不識大疋也，

捧角之豪

（丹翁）

捧角有資格，文豪與富豪，文者不及樊山艷，富者未敵令覺高，皆某君所謂文明之跟包，

說詩解頤

（公寵）

有縫蓮靑者，壬子夏間，由登州軍次還家，竟不再出，曾作諧詩數首，頗可解頤，其一曰，南北東西走遍天，出門總覺一時難，金銀那得能成孔，性命眞來好換錢，情願鼠鑽牛角裏，謹防兔跳狗窟間，一升八合命中定，喜喜歡歡過幾年，其二曰，莫想議員莫想官，出身都要好些錢，脊筋累得根根斷，心血熬來點點乾，老鼠過街空結怨，公雞生蛋也爲難，不如躲在山溝裏，裝啞裝聾做老兒，其三曰，從今只想笑哈哈，莫把黃連喂啞吧，那地黑時那地歇，各人跌倒各人爬，休因怕蝨燒皮襖，原可騎牛看親家，光棍要知脈脚好，任他叫我土蝦蟆，其四曰，那來渴睡悶沈沈，歪着牀中懶起身，日聽狗噬猪客到，夜聞雞叫喜天明，登高樓望開開眼，取舊書來散散心，海上繁華拋掉了，在家也算出家人，及癸丑夏再出，又作諧詩二首，其一曰，公益文章做不來，捱窮結怨兩難哉，攬齋何必駁鑼鼓，作揖依然向草鞋，一路姑兒應念我，（由商城至潢口，多姑兒飯店，）千斤擔子管交誰，五大過了閻風到，望見洋船笑口開，其二曰，天爺愛我勝他人，三十年華萬事輕，膝下無兒和尚命，閨中有婦病魔身，歸來產業歸諸弟，交代家人奉二親，南北東西隨便走，鈔詩題得笑盈盈，又嘗作諧聯二十字云，南京買馬，北京買鞍，糊想，東處喫羊，西處喫狗，瞎鑽，亦絕有趣，

□嘯虹軒自訟記（二）

（馬二先生）

鄉陬戲農，偶然多收數担麥，遂舉以富翁擬之，過有出會斂捐等事，必強其多納，不容分辯，余既以知戲名矣，一時上海大小各報紙之向余索劇評者，其情形乃正有類於是，彼貧人強迫納捐者，因常感搜羅之不易，余之被人強迫索劇評稿，亦復無以異是，於是乃不能不東拉西扯，並道聽塗說而筆之於紙，以爲應付，顧一般閱報者與辦報者，乃不余鄙，又羣以余之所評論者，多爲他人所未嘗道，余於是乃悟作劇評固甚易易，而編輯報紙之諸先生，亦復可欺以其方也，益復放胆爲之，

是時上海之爲劇評者，尙無以內行語入文字者，有之，自余始，而南社柳亞子以黨爭（子和）之故，譏余不嫺雅聞，夫雅聞何與於戲，余既窺破此點，乃舍其所謂雅聞，而縱談戲以攻之，亞子雖不屈，然黨弱者之氣漸漸熄矣，余於是大樂，遂有嘯虹軒劇談之刊，所以誌成功也，

夫軍家一勝者，未必能常勝，矧一勝尙出於徼倖者哉，嘯虹軒劇談刊布後二年，乃有北京某君（其名偶忘之矣）著文痛詆之，余初時甚怒，繼思某有過，人必知之，孔二先生良足法也，乃不多置辯，自後余每遇有責難者，即援斯義，於其所不能諱飾者，輒自承其謬，及今思之，是彼痛詆余文者，乃大有造於余者也，而滬上之譽我服我者，我不與焉，

□勘正　上期南湖與丹翁書，是如意珠玉句，玉當作王，又吳受卿詩詞句，詩下奪題字，

陶瘋子

（卷下）（二七）（袁唐志君）

平湖軼事

珍娘更換好了，遂來到中艙裏，巧珠自雅雲來後，把自己住的小房間讓給雅雲住，自己就睡在珍娘房內對面的只鋪上，昨夜喫醉了就睡，睡到這時才醒來，急忙坐了起來，披上了衣服，向對面牀上一看，不見陶瘋子珍娘睡着，床上的錦被也摺疊好了，知道他們已起來了，急忙跳下床來穿好了衣服，冬梅聽見了聲音，輕輕的走過來一看，見巧珠起來了，遂奔到後梢，叫了田媽雪梅一同來到房裏，伏侍巧珠梳洗畢，巧珠把昨天珍娘送他的金珠首飾都帶上，巧珠的衣裙，也與珍娘雅雲的衣裙一般無二的，田媽給他取了出來，巧珠遂換好了，來到中艙，這時雅雲早打扮好了，坐在中艙裏和陶瘋子珍娘談天，見巧珠出來，大家說了一聲恭喜，保媽見四位主人起來了，連忙莊了一個九子盤泡了四碗元寶茶，大阿寶二人捧了出來，珍娘他們四人吃了些糖食，飲了糖茶，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

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上等大號香烟

大前門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總公司
英美烟公司　理

宛轉歌

（有以）（林屋山人）

寒雲盟弟客滬有年，今將北歸，爲子納姬，與諸友臨歧酬唱，且謂余曰，兄好長句，其爲我賦宛轉之歌，使兄寄女晚香玉書之，余曰諾，遂作長句，書則屬諸寄女，其詞曰，

滬上客君時。阿大方在抱。今爲阿大婚。君返燕山道。朋好臨歧酬唱多。獨索香玉書我歌。玉書未工我歌鄙。砂石不掩將奈何。況我老懷彌激烈。衰衰當道不忍說。亭頸奴子坐朝廷。垂手小兒擁旌節。天柱早傾地維折。萬里方看戰流血。已經故國悲失巢。誰復長安憐臥雪。問君此行將何求。勸君此去行歸休。高車駟馬卽可貴。不如雲水同悠悠。所以吾今獨肆志。江湖混跡日沉醉。從便風塵笑放狂。不妨歌舞尋樂事。當時四海幾兄弟。故舊惟君知我意。明歲若攜阿大來。

癸亥孟冬，寒雲盟弟雅正，林屋山人艸，晚香玉敬書，

一年有半

（第三編）（天笑戲編）

□六七□

那第一泉的洋盆，却是位置在樓上，他們上了樓，早有堂倌們招呼，到了浴室中，屋子倒比上海的浴室寬敞，就只器具等等，沒有上海的考究罷了，那堂倌見他們三人進來，便開了一個大房間，倒有三個大沙發，就是東西稍舊，却也還安適，三人各據一榻，大家取出紙烟來呼吸，堂倌全是揚州人，可是已經操得純熟的蘇州話，但有一二字音，咬得未準，大家休息了一下子，各各就浴，伯濤最快，最後進去，却是最先出來，濟時最慢，第一個進去，却是着末一個出來，叔禮第二個進去，也是第二個出來，當叔禮從浴盆裏出來的時候，見了伯濤，便詫異道，咦，你怎麼還沒有進去洗澡嗎，這裏頭有空盆呢，伯濤笑道，對不起，我已經洗過了，叔禮道，怎麼這般快，我也要算快的了，誰知你比我還要快，伯濤道，這裏頭太熱，我實在受不了，再要在裏面，簡直要昏暈了，連忙和逃也一般的逃了出來，我就是有這一個頭暈毛病，從前在上海浴室裏，在浴盆中多坐了一刻兒，覺得就有一些昏暈，趕緊就出來，還沒有坐在榻上，忽然覺得一陣昏花，暈了過去，堂倌們知道這個緣故，連忙用一塊冰冷的手巾，按在我額角上，換了兩塊手巾，纔得清爽，所以以後我再不敢在浴盆內流連了，叔禮道，這裏蘇州的擦背，野蠻得很，都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白鳥鶴鶴的跑來跑去，那上海杭州的擦背的，到底也圍了一塊毛巾，比他雅馴得多，

好春簃掇談

（蟫戲）

畫裏眞眞故事，往往見諸詞章，而或不知其所本，按，范石湖詩注云，進士趙顏，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工曰，予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卽應，顏如其言，果下步，飲食言語如常人，顏遂與狎，生一兒，友人見之，曰，此妖也，不可近，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今疑妾，請從此逝，遂攜其子卻上軟障，障上畫圖中，卽添一童子相，說甚奇誕，本不足爲典實，然詞家既習用其事，卽不妨姑妄聽之，或謂湯玉茗牡丹亭傳奇，乃暗從此事脫胎者，至納蘭容若飲水詞云，誰向畫圖影裏喚眞眞，則亦明用此爲典故矣，

榕城瑣記

（十）（一笑自福州寄）

古詩云，菊花天氣蟹螯肥，蟹之一物，京津一帶，所產甚佳，南省則江北之高郵湖，江南之洋澄湖，皆爲產蟹名區，蕪湖九江一帶，所產亦夥，稱爲江蟹，以視湖蟹，似稍遜矣，閩省濱海，蟹之出於海中者，厥名曰蟳，雖不若湖蟹江蟹之美，亦別有風味，閩人視爲珍饈，一蟹之值，竟須番佛一隻，城外西湖中，亦產毛蟹，傳言爲人所種，蓋以外來毛蟹，投之湖中，待其生子蕃衍，惟時令稍晚，須小陽方始肥壯也，然其味遠不如京滬所產之美，豈亦水土所關歟，

洪山橋，在西門外二里之遙，有小鎭市，橋凡廿餘孔，以石疊柱，上覆石板，旁有石欄，工程頗鉅，與南台之大橋相對峙，形式相若，如出一人所造，距橋三里，有兵工廠在焉，雖不若德州濼陽之規模宏大，然快鎗子彈，以及機關鎗，皆可製造，閩省武器，悉賴於此，廠中附設造幣機器，專造小銀元，僅能行銷於本省，對岸有無烟藥廠，爲李厚基所經營，上年黃大偉軍入福州，竟將其重要小機件，取之而去，以致停工，遂使百萬基址，頓成廢物，閩省痛之我，尙非數十萬不辦，値此民窮財盡，豈尙有此力量，吾恐再過數年，必致朽爛廢棄而後已也，

三日報告

（五）

□其一□

□唐乃安醫生之女公子唐英，將嫁李四（季高）之子爲爵夫人，小李不贊成，李四怒，

□買辦總長之妹，（卽杭州著名之李老七）日前乘新銘赴京，爲人謀差，

□蘇佩秋前與楊駢馬，在滄洲旅館同居數月，現蘇又歸曹，謠傳蘇在滬身故說不確，

□其二□（六）

昨夕寒雲讌梅畹華於遠東飯店，主人梅堉者，寒雲之高足也，某君謂此讌可謂「小梅請小梅」，一座皷掌，旣入席，立戶外內窺者，駢肩疊背，似皆有爭先快覩之意，酒酣，拍鎂光照相，倚虹大雄宵不與列，平子則移座向後，問之，乃答曰，畏鎂光耀目耳，畹華面請寒雲與之合演「洛神」，飾戲中之曹子建，寒雲以不日北上辭，

□其三□（獅）

□共舞台原擬請小梅初一登台，三十日任案目拉局，拉局戲禀，均已印成發出，玆因小梅意思，第一日初一在星期六，第三日初三在星期一，以爲均不妥善，故改提前一日，小梅可謂解人，

□上海名妓　夜明珠□

應是前身薛「夜」來。「明」璫翠羽見王裁。珍「珠」簾下調鸚鵡，笑說桃花向曉開，（神雷戲題）

□介紹崑曲客串名家

（馬二先生）

徐樹錚蟄居滬上，每日延曲師在宅，拍習崑曲，近其所聘之曲師腹笥已罄，無可再教，自行辭退，各舞台何妨請此公登台客串，咸與梅畹華合演，必能鬨動全滬之中外士女，不難每夕滿座也，

□廣陵潮

（江都李涵秋遺著）

□十七□

第一百零一回　撫松撫淒涼憐小婢　思竹樹邂逅遇驚鴻

紅珠其時向雲麟眨了一眼說道，你也太沒正經，何苦白拿他們佛門弟子取笑，菩薩聽見是要生氣的，…月鏡連連將個光腦袋搖個不住，笑得恰恰的說道，這不要緊，難得老爺肯賞臉給我們，算我們是造化，佛菩薩再也不來管這些閒事的，說着便邀雲麟他們向後進一間靜室去坐，紅珠委實不大過意，笑道，又累師太費心，眞是趕上門來吵鬧，喫到十一方來了，…雲麟走着笑着，說道，我記得你們庵裏的素菜，都是暗暗放着雞汁的，我今天倒要嘗嘗這樣風味，把往事今朝重提起，令人有滄桑之感，月鏡笑道，老爺休聽外邊人造的謠言，我們老師太在日，再規矩沒有了，他斷斷不肯做這樣的事，爲親者諱，月鏡之言，因不得不如此，然而在下却記得他許多勾當，大家走入那座靜室，眞是花香襲鼻，窗几精雅，張氏和紫鳳也一齊趕到，排列坐了下來，僕婢們都圍攏在椅後，月鏡笑道，諸位大娘大姐，請到外邊去吃點心，這裏有我們伺候呢，衆僕婢們只望着紅珠，紅珠也叫他們退去，他們才一哄而出，雲麟又笑問道，我還有一匹小驢子呢，扣在角道旁邊，請師太打發人去喂他點草料，

香鶴初幕聲明之聲明

瘦鶴爲了倚虹鶴香鶴初幕一稿，引起他的聲明，這是他應取的態度，不過後面的幾句按語，明明是說我造謠，我可不能承認，因爲那天我在文藝協會席上，談起遊蘇情形，和倚虹大略說了幾句，並沒有說什麼「遊倦歸來，在逆旅中，宵寒苦寂」等語，至於鄭花和月痕，我從來不知道了，後來我問紅蕉蘇州的規矩，紅蕉說酒飯客棧出局一元，妓院出局連坐堂兩元，翌日瘦鶴來函，說吟香處局費已寄去，並送她月痕一部云云，以後我又沒有遇見倚虹，我就要報告他，也沒有機會，所以倚虹所記的，決不是完全我的話，我和倚虹等所說的，就和七期瘦鶴聲明裏的事實一般，我素來不喜說謊，況且亦素來曉得瘦鶴最怕人家和他開玩笑，現在忽然說我「何所據而云然」，我實在不甘代人受過，祇得在此亦聲明一下罷，（丁悚）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